

## 宁波好书

# 批判抑或内省

## ——余志刚《陌生的孔子》读后

朱 强

读余志刚新著《陌生的孔子》需要正襟危坐。他写孔子、韩愈、朱熹、赵孟頫、李贽、金圣叹、李叔同……并不是给这些人立传，而是取了一个冷僻的视角，画了一幅幅俏皮的小像。你看到那个人在水边、在林下、在堂前，穿衣吃饭要脾气，与印象中的样子大不一样——不由得精神大振，脊背绷直，意识到这些文字绝不能粗粗浏览、一目带过。

作者的书写看似密不透风、插针不进，却始终洒脱天真、自由散漫，间或插科打诨、戏谑逗笑，好像湖中心荡出的水波。他在写法上根本没有套路与架势，千古文人都活动在他做下的“局”里。

他请来的这些人，是我们经验之外的陌生人。换句话说，孔子、韩愈、海瑞等都是我们熟悉的逝者（也是圣人、贤人），而作者呈现的是活态的普通人。把古人写活要本事，也要胆识；把古贤人当作活着的普通人来写，写他们的襟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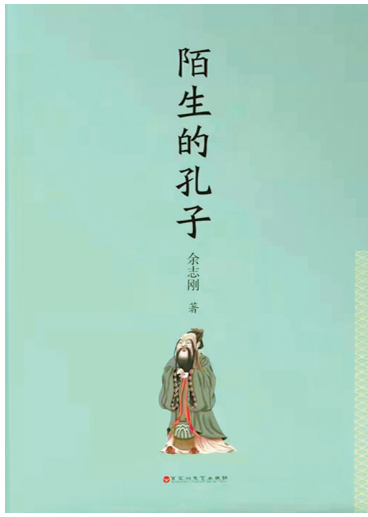
性、情致，也写他们须发中藏着的虱子、喷嚏时飞出的沫子，使冷冰冰的历史有了人性的温度，让古画里的白山黑水升起了袅袅的烟火。

涉笔“孔子诛少正卯”——这桩历史上悬而未决的学案，作者看到的是几千年来中国士人的通病，为了光洁的脸面与“羽毛”，彼此不惜斗得遍体鳞伤。透过庄子的文字，作者看到的并非玄学精义，而是一种把小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朴素愿望。一代文宗韩昌黎修辞明道，但他的膝盖骨也并非铜铁浇；他养浩然之气，主张“气盛言宜”，但也是一身戾气、煞气、坏脾气。不给文化人留情面，就像金圣叹批才子书，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也传达了余志刚作为薪火传递者的文化自省和自省。

《陌生的孔子》类似于将栗子和砂糖、铁砂放在一个大铁锅里翻炒，里面五花八门，什么都有。随着火候慢慢地起来，渐渐闻到了一股扑鼻的香气，这是文章的味道，也是书卷的味道。这样去写历史散文，特别废笔头，也废脑子。

手头拥有丰富的史料，落笔又见新意见逻辑见景深，才把文章做成了一座姿态奇巧的“假山”。有艺术的形，再赋予它内在的意、轻逸的趣，于是历史的烟幕里走出来一个个鲜活的人。重意趣而轻义理，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写历史题材的文章，一旦把讲理的姿态摆出来，写书人的心机重了，就难免会有说教味和冬烘气。作者写海瑞，史实的编织有如一件精美的刺绣，细针密线，呈现了海瑞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所处的大时代，然后多角度多维度地慢慢逼近真相——从某种意义上讲，海瑞俭朴、真纯的品质其实是“被需要”出来的。作者引而不发，读者恍然大悟。

《陌生的孔子》是读书的产物。到底需要把多少本厚如砖块的书读薄、读透，才能写成这样一部明心见性的书？中国士人向来把读书明理作为毕生的功课，当无数个体的思想穿透金灿灿的典籍，有多少成规陈说被注入了新的血液。李贽曾言，著书立言是一种“障”，“障”魅人也误人，这就需要读书



人葆有“祛魅”的觉悟和能力。这种觉悟，是指独立精神；这种能力，是指批判的勇气和内省的力量。余志刚读古人书，与古人游，叙古人事，追索古人的生命印迹，观察时间与个人、物质与精神、欲望与道德的关系，在思索中有憬悟，于消解处见通脱。文字好像春阳在湖面上的反光，好像瓷器在炉火中的开片，好像一杯杯绍酒入了文人的肚肠。

好文章之所以好，是因为它总能带来新鲜的空气，提供崭新的思考。读《陌生的孔子》，可以感受到文字背后巨大的力。作者的书写看似波澜不惊，但其实就像一声声雷。凝固的历史，在不断的开凿中化成流动的水，从一个窃窃的山谷轻吟而出，夹带着时间的秘密，还有古人缜密的心事。

## 品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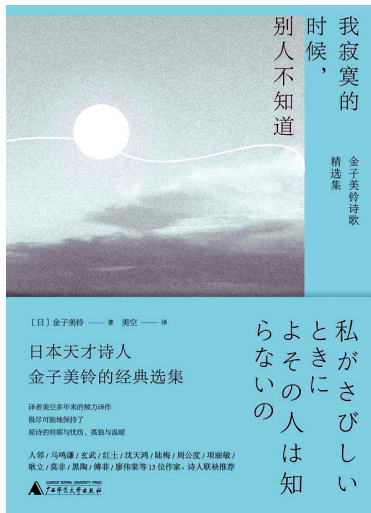
# 比金子还璀璨的是金子美铃的诗

## ——读《我寂寞的时候，别人不知道》有感

陈 峰

向来喜欢诗歌，语言凝练，意象纷呈。诗歌里面尤其爱童诗，总觉得好的诗歌，适合孩子也适合大人。

《我寂寞的时候，别人不知道》是日本著名诗人金子美铃的精选集，是她留给世人的一颗永远纯净的童心。本书由100首主题各异的诗组成，并配有多幅与诗意相合的精美插图，活泼灵动，趣味盎然。诗歌的内容或涉及日本的童



话、民谣、戏剧、宗教、节日等传统文化，或涉及电影、魔术、西洋镜等舶来文化，就像一个彰显20世纪20年代日本文化的万花筒。

1923年9月，金子美铃的诗作在《童话》《妇人俱乐部》《妇人画报》《金星》四种杂志同时发表，金子美铃自杀身亡，作品一度被世人遗忘。1984年，她生前留下的三本手抄诗集共512首作品才正式结集出版，并即刻受到关注，广为流传。

这些小诗，被时间的潮水冲刷后，更加熠熠生辉。第一首《天的那边》，只短短七句：天的那边有什么/积雨云不知道/就连太阳也不知道/天的那边有的/是山和海说话/有时候人变成乌鸦的/奇怪的魔法世界。这首小诗笼罩着我儿时生活的记忆，谁没有那个时刻呢，缠着大人问：天的那边有什么？

一条乡间小路，有采野蔷薇、牵牛花、酢浆草的小女孩。一条小巷，有滚铁环、单脚跳、玩纸牌的小男孩。一切都那么熟悉，这些熟

悉的琐碎构成了日常生活，在金子美铃的笔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滚铁环》：那条街穿过去/这条街穿过去/滚铁环 嘎吱嘎吱/一辆人力车/两辆马车/超过去 嘎吱嘎吱/第三条街穿过/已经出了城/往城的外面去 嘎吱嘎吱/水田的路/连到天上/一直到天上去 嘎吱嘎吱/天要黑了呀/往晚霞的里面。滚铁环游戏是男孩的最爱，跑过一条巷子又一条巷子，像风一样，欢笑声掉在地上，连泥土都笑出声来了。

不管世俗如何污浊，内心始终是安宁而纯净的。大概，这就是这本诗集让我迷恋的地方。从那些金子还要璀璨的诗句中，我体察到平凡中的美好，体味到琐碎中的珍贵。如果说金子美铃婚前的创作是对生活的爱恋，那么婚后的书写则是对女儿的眷恋。她打造了一个童话世界，诗句安抚了所有寂寞的孩子。

1903年4月11日，金子美铃出生于日本本州岛最西端的仙崎村。仙崎村是一个拥山抱海的传统村落，因此与山海神明相关的元素及乡村劳作与生活场景在诗集中时时可见。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乡村，我们这代人同样有过热闹又寂寞的童年。在草籽田里打滚、摘

野果吃、打弹珠、拍纸壳，这些乡下孩子热衷的小把戏，在金子美铃的笔下，流淌成一首首小诗，读来亲切无比。

地域、时间，都不是问题，身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童年所感受的无非也是这些。就像《和好》所写：紫云英的田埂上落着紫云英/对面站着那孩子/那孩子拿着紫云英/我也采着那草籽花/一发觉那孩子笑/我也不自觉地笑了/紫云英的田埂上 落着霞/噙哩叽咕 云雀叫。诗呈现出一幅天真烂漫的画面，两个孩子刚刚因为什么事吵架了，但一下子又和好了，只听到云雀叽叽喳喳地叫着。《寂寞的时候》：我寂寞的时候/别人不知道/我寂寞的时候/朋友们在笑/我寂寞的时候/妈妈很可亲/我寂寞的时候/菩萨也寂寞。最后一句“菩萨也寂寞”，让人惆怅无比。

现代人讲究治愈，童诗拥有这一功能，它能让你暂时忘却烦恼。走进金子美铃的世界，也就走进了自己曾经烂漫的孩提时代。本书的译者美空，是一名“70后”诗人，江苏无锡人。我想，因为译者是个诗人的缘故，又因为江南地理的关系，故翻译起金子美铃的诗集来，更加得心应手。

# 把酒临风，喜悦满怀

## ——《牡丹诗帖》读后记

蔡 莹

在沪上过年，翻出杨小洲著的《牡丹诗帖》来读。此书购于宁波书城，我在那里买过不少书，大多数仍留在宁波的家中，这本《牡丹诗帖》倒随身携带于上海。

这本书印了1500册，照作者的说法，我们民族向来敬惜字纸，



崇尚文化，现对出版物依然需要保有敬重，“承岳麓书社的善意，采取欧洲古典装帧形式精心制作此书，少量印刷只为喜爱高品质书籍的读者，同样也为倡扬文化之价值”。扉页上粘了精致的“牡丹诗帖”藏书票一枚，封底印有“书房一角”烫金小字。这让我有了似曾相识之感。

在《关于书的书》一文中，杨小洲谈及书话作者，觉得黄裳先生的书话文辞及趣味俱妙。还说，书话文章最要紧在于它的趣味，掌故逸事都是为文有趣味而作。这让我感受到作者对于文字与趣味的看重。

在《闲坐读美人》一文中，可体会与书相伴之乐。作者谈到自己的私人阅读与写作，提到20世纪80年代倾心《榆下说书》《珠还记》等几种，虽与黄裳先生信札往复多年，却未曾有机会拜见，待去上海观世界博览会，事前央请陈子善先生带他到陕南村拜见黄裳先生，得遂心愿。“那日与黄裳先生多用笔交谈，见他孩童般快乐的笑容，也似阅读中‘闲坐读美人’的景致，窗外榆树正逢梅

雨，与侧壁上那幅沈尹默行书一道细润无声。”漫书其事，以为纪念。

书中有不少书评，写的恰巧是我买过、读过的一些书，就有了不能轻轻放过去的感觉。《奢华之色》写的是杨之水与她的书。那些语言真好，说作者“思绪萦绕于读书，笔底文字细致，有闲云归月在庭花的安静，低吟浅唱都是芭蕉雨落，自生境界。此后作者是笔砚新洗，铺纸入史，换事古代名物研究”。言及早期杨之水进行诗文集名物考据的文字秀笔玲珑，意境舒展，读那段时期的文章，宜在林间静夜或清晨雨中，可借宁谧而生思古幽情。

另一文《念楼学其短》，写的是钟叔河先生与《念楼学短》。此书当年在宁波书城见过，今已难觅。杨小洲写道：“《念楼学短》既为短小文字，便适于随手翻阅，随心而读，每有会意，掩卷而笑，可得古人读书之风，也可感都市生活之外的闲适。叔河先生作随笔每见性情，此间‘念楼曰’也与随笔近似……我每于回长沙时往念楼拜

叙。”文末觉得“学其短”之文，“大有把酒临风之势，喜悦满怀”。一句话，形神兼备。

书中文章都不长，翻到哪里读哪里，犹如移步换景，如《陈寅恪集》《闲话齐白石》《嗜茶》《文人事》等语，蛮有看头。有一段谓《白石老人自述》，由齐氏口述，请人笔录，不过这段自述的文字与齐白石的湘潭方言相去甚远，因笔录者为东莞人，难以从“口述”中表达齐白石的方言特点，使人难免有失笑之处。还有《二手书的那些事》一文，体现了作者对读书藏书的见解。说读书人与爱书人的意趣有别，读书人买书只求书的作用，爱书人买书只为书或围绕书所发生的兴趣；读书人只管书里世界，爱书人则醉心于书外乾坤；读书人阅读书里面的叙述，爱书人阅读书背后的故事。文中又道，那些二手书可以在短暂的一生中和数不胜数的主人共度美好时光。

用来徽宗“牡丹诗帖”来做书名，作者说就前就已想好，亦是爱其意境罢了。想想也是，好名字总是叫人心生欢喜。

## 荐书

## 《注意力》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有个企划书要赶，却因为电话不断打来，微信不断闪烁，一上午愣是一个字都没写。这其实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就是注意力分散难以集中。荷兰著名认知心理学家和注意力专家斯特凡·范·德·斯蒂杰在他的新书《注意力》中就关注了这个困扰现代人的难题。

在作者看来，与日俱增的唾手可得的信息、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让人们的大脑应接不暇，使人们的注意力四处分散，做事效率不高，问题严重的甚至还会为此丢掉工作。

作者指出，人的记忆分为感官记忆、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大脑只处理工作记忆里的

作者	【荷】斯特凡·范·德·斯蒂杰
译者	王庆忠
出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日期	2021年10月

信息，负责我们思考、决策和处理问题。而选择哪些信息进入工作记忆，是由注意力决定的。如果注意力不能有效工作，进入工作记忆的信息量太多，就会导致有用信息被挤掉，当然也就无法处理工作任务了。

既然注意力这么重要，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注意力和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呢？斯特凡·范·德·斯蒂杰在书中列举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他借鉴分析电子游戏的设计原则，建议我们通过及时的正面反馈、多层级的激励以及充满诱惑的承诺，来吸引接收者的注意力，将对方的工作记忆锁定在我们传递的特定任务上。比如当孩子沉溺于电子游戏中无法进行交流时，可以用它试试。

据哈佛大学科学家们的研究，人们大概有47%的时间在走神。如果你能够通过书中提到的方法提高注意力，是不是在生活中更容易获得成功？

（推荐书友：金永淼）

## 《伊维萨》



《伊维萨》的作者村上龙被誉为日本最受欢迎的国民作家之一，他以独特的视角来描述整个故事；名叫真理子的女主人公，以某种非正常的精神状态出现在小说中，她以“跳跃式”的语言描绘着在正常人看来匪夷所思的故事。她辞去工作，在新宿小巷里拉客，与有妻室的男人交往，去巴黎的红磨坊红灯区……一路上遇见各式各样的人，遇到千奇百怪的事。

很显然，这是一部带有浓重悬疑幻想色彩的小说，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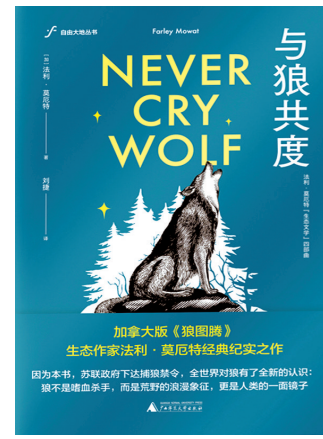
作者	【日】村上龙
译者	李重民
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期	2021年8月

也可将其视为一部带有几分另类色彩的“旅行”小说。书中的黑泽真知子，是个可悲的小人物，是世俗的玩物。她从小过着索然无味的生活，之后的出格行为和灵魂出窍，是偶然还是必然？她身上仿佛藏着两个人甚至多个人的灵魂。

显而易见，村上龙创作这部小说，绝不仅仅仅是描写一位精神病“卖淫女”那么简单，而是通过描写人性中最直白原始的情欲、鞭打、抨击当时日本社会中不同地域、不同圈子、不同阶层的价值标准，对光怪陆离的罪恶、由人类制造出来的种种丑陋现象，进行有力的痛击及深刻反思。

小说《伊维萨》是在讲述一个“毁灭性”的人性故事，然而它一点也不颓废。我认为，这一“毁灭性”的故事，恰恰是要给人以启迪。（推荐书友：孙建宁）

## 《与狼共度》



法利·莫厄特躲在反扣过来的独木舟下面，这时候，他迫切希望自己是一个怀孕的因纽特人。因为根据当地的传说，狼群不会攻击怀孕的人。作为孤身抵达加拿大亚北极地区的年轻生物学家，他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还好还好，这是一次乌龙，当独木舟掀开之后，莫厄特面对的是一个因纽特人和他带着的14只哈士奇雪橇犬。

看到此处，我忍不住大笑。《与狼共度》太有趣了，这样的片段俯拾皆是。比如，莫厄特为了证明狼群吃老鼠就能活，竟然自己也长期只吃老鼠，去感受体验。这真是疯狂的科学家行径啊！

联想到经典人类学著作《天真的人类学家》，他们的初衷都是为了完成学术调查。从文明之地而来，栖居于蛮荒，与土著、野狼共度一段时光，他们闹出了很多笑话，也吃了

作者	法利·莫厄特
译者	刘捷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2年2月

很多苦头，但都擅长苦中作乐，以诙谐化解艰辛。最后，他们对于观察对象都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且努力让世人改变固有的刻板印象。

在人类的印象里，狼是凶残、富有攻击性的动物。但是，莫厄特的记载表明，这群狼很少有攻击行为。事实上，狼群的主食竟然是那些无处不在的老鼠。这种小型啮齿动物的数量足以维持狼的种群数量，所以狼没有必要费体力去攻击人类。而它们即使围攻驯鹿，也是挑鹿群中的老弱病残下手，这对于鹿群的生存进化是有促进作用的。

正如莫厄特调查显示的，杀害驯鹿最多的是人类。《与狼共度》出版后，公众开始意识到野狼消失的危害，渐渐地，许多国家取消了对打狼的赏金。《与狼共度》于1983年被改编成一部大型故事片。

法利·莫厄特1921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贝尔维尔。他曾经在“二战”期间服役，战后从事动物学研究，长期在加拿大北部地区与当地人和野生动物相处。1952年出版第一本书《鹿之书》。莫厄特的一生都投身于动物学研究，直至2014年逝世，享年92岁。（推荐书友：林頔）